

# 上帝的回音

——李提摩太对中国大乘佛教的解读

## God's Response: Timothy Richard's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Mahayana Buddhism

杨靖

YANG Jing

### 作者简介

杨靖，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YANG Jing, Lecturer,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yangjingrobin@163.com

## Abstract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a British Baptist missionary, came to China in 1870 and spent 40 years engaged in missionary activities. During that time, he not only translated many western works but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1898 Reform Movement (Hundred Days of Reform), which had a significant political impact in China. Academic papers to date have mainly focused on Richard's influence on late Qing politics or his Christian thought, and few have discussed in detail why Timothy studied Chinese Mahayana Buddhism and how he interpreted and reconstructed it in the light of his own theology. Using primary resources,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imothy Richard's study of Buddhism and then proceeds to discuss how he inserted the theological concept of the "Trinity" into Buddhism. The paper explores how Richard reconstructed Buddhist thought in line with his own theology in order to realize his ambition of establishing the Kingdom of God and outline vision of Great harmony among world religions.

**Keywords:** Christianity, Buddhism, Trinity, Religious Union

## 一、引言

晚清有很多来华传教士对中国佛教感兴趣<sup>①</sup>，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参与了戊戌变法，同时有着丰富的学术活动，如大量译介西学。身为基督教传教士的他对中国大乘佛教颇有研究，除了撰写大量佛教方面的文章外，还先后英译《大乘起信论》《妙法莲华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及《选佛谱》等佛典。学界不乏对他的研究，如李智浩主要从耶佛两教的异同考查李氏研究佛教的原因<sup>②</sup>，李新德则梳理了李氏英译中国大乘

<sup>①</sup> 相关的研究可参考班柏：《晚清以降的中国佛典英译高潮》，《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2期，第273-281页；李新德：《“亚洲的福音书”——晚清新教传教士汉语佛教经典英译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4期，第50-60页；杨靖：《译经背后的真相——李提摩太英译〈妙法莲华经〉探微》，《外语与外语教学》，2018年第4期，第109-121页。[BAN Bai, “On the Boom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Originated in Late Qing Dynasty,” *Foreign Language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2(2014): 273-281; LI Xinde, “The Gospel in Asia: Chinese Buddhist Classics Translated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Late Qing Dynasty,”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no.4(2009): 50-60; YANG Jing, “Truths in Sutra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Timothy Richa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iao fa lian hua jing*,”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4(2018): 109-121.]

<sup>②</sup> 李智浩：《对李提摩太宗教观的梳理——略论其对宗教对话的启迪》，载《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第一届国际青年学者研讨会论文集》，吴梓明、吴小新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3年，第273-300页；《化敌为友——剖析李提摩太进行耶佛对话的原因》，《山道期刊》，2003年第12期，第25-29页；《基督教与佛教在中国的相遇——李提摩太个案研究》，香港中文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中国耶佛对话的再思——李提摩太以耶稣佛的个案》，载《辅仁宗教研究》，2005年第11期，第33-36页。[LEE Chi Ho, “Dui li ti mo tai zong jiao guan de shu li: lue lun qi dui zong jiao dui hua de qi di,” in *fidu jiao yu Zhongguo she hui wen hua: di yi jie guo ji qing nian xue zhe yan tao hui lun wen ji*, eds. WU Ziming and WU Xiaoxin (Hong Kong: Centre for Religious and Chinese Social Studies, Chung Chi Colleg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273-300; “Hua di wei you: pou xi li ti mo tai jin xing ye fo dui hua de yuan yin,” *Shandao Journal*, no.12(2003): 25-29; “Encounter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Buddhism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Master thesi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Zhongguo ye fo dui hua de zai si: li ti mo tai yi ye shi fo de ge an,” *Furen Religious Studies*, no.11(2005): 33-36.]

佛教典籍目录<sup>①</sup>，而赖品超则从后殖民角度对李氏的宗教宽容做了考察，认为他的宗教理念颇具大乘的普救特色。<sup>②</sup> 不过，以上学者对李提摩太真正研究佛教之因论证不够详实，且研究重点基本放在佛教维度，几乎未从基督教维度入手。本文认为李氏研究佛教之因除佛教自身对其产生吸引外，他自身的“上帝国”梦想才是最根本因素，在这一梦想下，他努力构建自身对佛教的理解。“上帝国”思想促使李氏追求和平，而宗教间的差异使得文明与文明间产生冲突，因此李氏进一步提出宗教联合方可达成和平。经各方考查，他首选了佛教。对以上问题的深入讨论既可让我们近距离看清不同宗教人之间如何互相理解，又可为当今不同宗教之间的交流提供一定的思考。

## 二、李提摩太从“上帝国”发现佛教

“上帝国”（Kingdom of God）在《圣经》里也说成“天国”（Kingdom of Heaven），其中，“上帝国”出现66次，“天国”出现32次，两者共同出现98次，且均出自《新约》前半部分<sup>③</sup>，其中《马太福音》最多（36次），《路加福音》次之（31次），《马可福音》第三（12次）。若我们细读以上福音，会发现耶稣从未给“上帝国”下过精

---

<sup>①</sup> 李新德：《李提摩太与佛教典籍英译》，《世界宗教文化》，2006年第1期，第13-15页。[Li Xinde, "Timothy Richard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Canons," *The World Religious Cultures*, no.1(2006): 13-15.]; 李新德：《“亚洲的福音书”》，第50-60页。

<sup>②</sup> 赖品超：《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回应：从后殖民对东方学的批判着眼》，《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30-39页。[LAI Panchiu, "Timothy Richard's Response to Mahayana Buddh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ostcolonial Critique of Orientalism,"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2(2010): 30-39.]

<sup>③</sup> 《旧约》也谈到“天国”，主要指一个独立富强的以色列王国，后来逐渐增加了末世论的色彩。《新约》的天国即耶稣所宣讲的天国，它不是政治实体，而是建立在人们心里的“不属这世界”的国度，其标志是救恩的宣告，罪孽被赦免，疾病得治疗，而且末世论色彩更加浓厚，成为了“天堂”的同义词，指上帝在天的居所，得救的灵魂与上帝同享永福的地方。

确定义，只提供了理解“上帝国”本质的线索。<sup>①</sup>可是李提摩太对“上帝国”的勾勒却比《圣经》里所提的更详细，他曾对教徒指出：

上帝国即将来临，上帝之愿如同在天堂一样也在人间阐释，耶稣要我们祷告。上帝国里包含世界一切美好之物，甚至更好。那里没有苛捐杂税，没有军队的压迫，没有土地法，没有赊账。那是和平、善意与正义之国。在那里，穷困潦倒之人将得到救赎。当穷人与富人世袭的权力得到恢复，当被众人指责的、使穷人受到肆意压迫的土地法被改变，当城镇的土地所有者所具有邪恶的独裁权被收回，当穷人为使世间更加繁荣而付出的辛劳也将得到相应回报时，这就是人类应该携手欢庆的时刻。<sup>②</sup>

我们看到，李氏眼中的“上帝国”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和平与没有战争。他强调上帝会将天国从彼岸带到此岸，此国在上帝那里与在人间无异。描述中既涉及到穷人，还涉及到富人。因此，“上帝国”是所有人的国，只要拥有信仰，无论贫富都可进入“上帝国”。李氏眼里的“上帝国”很明显比《圣经》里更加详细：“没有压迫，只有敬畏；提倡和平，反对战争”应是“上帝国”中每个国家所约定的国际准则。<sup>③</sup>总之，“上帝国”里没有罪恶，没有贫穷，没有压迫，没

<sup>①</sup> 耶稣用浪子逃跑又回头的故事一方面说明浪子有悔改之心，另一方面更在强调作为上帝国的一员就是要享受上帝家中的生活，并体会到上帝父母般的慈爱（路15：11-32）。再如，为说明上帝国的样子，耶稣间接说了葡萄园工人的故事（太20：1-16），葡萄园家主付给早来与晚来工人的工钱一样多。而在耶稣眼里，上帝国就是这个样子的，早些与晚些进国门的人都会得到上帝的热忱欢迎。参考John Drane, *Introducing the New Testament* (Third Edi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0), 147.

<sup>②</sup> Timothy Richard, "Autobiography of the Author," in *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 Being Biographies and Articles*, Vol.2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07), 86.

<sup>③</sup> Timothy Richard, "Wanted: Good Samaritans for China," in *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 Being Biographies and Articles*, Vol.2, 29.

有无知，是一个充满欢乐之地。<sup>①</sup>正因为东、西方的冲突主要在政治之间，而政治冲突又可以归结到宗教之间。<sup>②</sup>如宗教联合起来并以此为基础，那这将是人类的一笔巨大财富，反对战争促进和平则指日可待。<sup>③</sup>李氏所强调“上帝国”的构建是颇具比较宗教意味的。他指出：“在比较宗教中我们才能努力去发现隐藏于各教的基本法则，进而才可将宗教放到普遍道德与经验中，各种族就能团结一致，不会对任何神圣感施加暴力。”<sup>④</sup>因为当今世界的问题，总结起来无非是权力与正义相脱节，政府所呼吁的只是权力，而宗教所呼吁的才是正义与爱。<sup>⑤</sup>而这样的正义与爱只有通过宗教联合方可实现。易言之，宗教联合后就不再是宗教，而是正义，因此他说：

基督教应该再次负责唤醒那些历史性宗教中的潜在力量，将它们融合成普遍的正义之声，正如耶稣和他的门徒彼得、保罗和约翰融合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一样。我们不倚靠那些怂恿亚洲人动用武力的欧洲人——也不倚靠那些碾压欧洲本身的军队——应让基督教来团结亚洲所有教徒，用正义而不是武力（force）来吹响胜利的号角。<sup>⑥</sup>

若我们把这里的force理解成“政府所呼吁的暴力或武力”，那么李氏所提倡的用宗教联合所取得的正义代替武力就显而易见了，而正义也即是他对“上帝国”的展望。

---

<sup>①</sup> Timothy Richard, “Christian Missions in Asia,” in *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 Being Biographies and Articles*, Vol.2, 182.

<sup>②</sup> Ibid., 169.

<sup>③</sup> Ibid.

<sup>④</sup> Timothy Richard, “Some Aspects of Buddhist Art: Lecture by DR. Timothy Richard,”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Nov 7 (1914): 425.

<sup>⑤</sup> Timothy Richard, “Christian Missions in Asia,” 179.

<sup>⑥</sup> Ibid., 180.

因此，心里怀着建立“上帝国”的梦想，李提摩太对世界上所有的宗教表现出了宽容态度。他曾撰文总结说：世上所有宗教都是上帝亲临启示的结果，即：“世上各国的圣人都认为真正的宗教均由共同之基础形成，上帝是天地之掌管者。”<sup>①</sup>就像大自然中，有燕麦、大麦、黑麦、豆类、小麦和稗子，这些不同植物都有其价值，都是上帝的赐予，同理，基督教以外的宗教同样为上帝所赐予，它们为非基督教世界扫除了贫瘠与荒野。<sup>②</sup>易言之，世界各宗教都来自上帝的启示，不分贵贱，理应得到应有的重视。应对这些非基督教在世界上所做的贡献表达感谢。<sup>③</sup>正因非基督教都来自上帝之启示，因此它们自然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真理。在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对中国的非基督宗教的看法时，李氏回答，世界上所有的非基督宗教都在地球上做出了最伟大的贡献。<sup>④</sup>儒教视孝顺为最珍贵真理并思考了慈爱、正义、诚实等相关知识；佛教强调道德与精神之意义胜过物质；道教所探寻的自然之力也值得人类认可。他在《东西大教溯源篇》甚至直接指出：

士生今日，挨时度势，五洲不啻同室，中西大教又并兴于中国，试问作何相待，大旨不外两端。一曰彼此相争，一曰彼此相合。相争者，小人之道也，小人识见卑浅，但知挑剔一二不同之小节，唆人争竞，流祸无穷。相合者，君子之道也，大舜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sup>⑤</sup>

<sup>①</sup> Timothy Richard, *An Epistle to All Buddhists*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6), 3.

<sup>②</sup> Timothy Richard, "Christian Missions in Asia," 184.

<sup>③</sup> Ibid.

<sup>④</sup> Timothy Richard, "An Interview with the REV. Timothy Richard,"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Feb 26 (1897): 362.

<sup>⑤</sup> 李提摩太：《东西大教溯源篇》，《万国公报》，1902年第164期，第163-168页。[Timothy Richard, "Dong xi da jiao su yuan pian," *Wan Kwoh Kung Pao*, no.164(1902): 163-168.]

上引文也就是说，相合，即中西宗教和谐相处，才是君子之道。此处虽未提及佛教，可儒释道三教对于李氏而言却是中国的主要宗教，而这里的“中西大教”无疑是指基督教与中国三教，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众多宗教中，他何以只看中了佛教？这主要因为李氏认为佛教对中国的正面影响很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知识；二是道德；三是精神。知识方面，佛教为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带来新知识，激发他们认识宇宙、生命与自己的命运，为中国引入了很多诸如“无限空间”等概念。<sup>①</sup> 道德方面，佛教为中国知识分子引入四圣谛与十二因缘等解说，使人们充分认识到道德与因果报应之循环关系密切。<sup>②</sup> 虽然佛教强调避世，无形中拆散了中国家庭成员间本来应有的纽带，可面对这些奇怪的道德观点，儒家知识分子还是表现出了敬畏。<sup>③</sup>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精神层面上，儒教徒只满足于现世，对未来并未做出具体解释；而佛教徒面对人生问题却可冷静思考，认为当下的物质生活不过是虚幻，人要为未来打算，当下的点滴都在为涅槃做准备，以证得最后菩提。<sup>④</sup> 而恰恰是精神层面这一点，使得李提摩太对佛教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 三、李提摩太对大小乘佛教的理解

既然李提摩太从“上帝国”的构建中看到了佛教的魅力，那么他是如何理解佛教的？我们发现，他从大乘与小乘入手，认为大乘佛教与基督教颇为相似。他认为大乘与小乘之间存在一个演变期，即，作为无神论者的释迦牟尼被后人神化成唯一神。<sup>⑤</sup> 具体而言，释迦牟尼

---

<sup>①</sup> Timothy Richard,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in China," *Chinese Recorder*, no. XXI (1890): 54.

<sup>②</sup> *Ibid.*, 56-57.

<sup>③</sup> *Ibid.*, 58.

<sup>④</sup> *Ibid.*

<sup>⑤</sup> Timothy Richard, *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 (Edinburgh: T. & T. Clark, 38 George Street, 1910), 25.



最早所悟之人生真谛是：人生之苦在于执念于灵魂安定以外之物，这种执念一旦祛除，苦即不再，而灵魂的安定只有在冥思中获得。虽然这种真谛在其弟子与再传弟子间展开，可300年后逐渐丧失其影响力。这时，在原有真谛的基础上出现三条新真理，即：

- (1) 上帝的帮助才能将自己与他人从痛苦中解救；
- (2) 与上帝交流方能给予灵魂在冥思中的最高安息；
- (3) 通过新生走近上帝，并获得神性与永生。<sup>①</sup>

我们看到，李氏所理解的这三条新真理无不围绕“上帝”展开：依靠上帝才能获得救赎（第一条），灵魂里的安息通过和上帝交流获得（第二条），人类加入上帝的行列才能永生（第三条），而李氏把这新的真理称为大乘<sup>②</sup>，旧的真理则是小乘。如按李氏的理解，那么大乘里所敬拜的那位智者已不再是释迦牟尼而是上帝。不过，上帝是否介入并不能成为判断大小乘的唯一标准，因为李氏认为当小乘信徒看到大乘弟子所敬拜的释迦牟尼已退居上帝幕后时，他们心有不甘，因此将释迦牟尼神化。<sup>③</sup>而实际上，他们所神化的这个形象已经是上帝，只是弟子心里一直以为是释迦。<sup>④</sup>因此，小乘教徒所敬拜的释迦牟尼实际上是上帝。大小乘的差距实质并非上帝是否介入，因小乘虽敬拜的是释迦，但实际上还是上帝。因此李氏坦言，佛教里的神学实质上与基督教相同，只是所操的术语不同，如马鸣相当于是佛教里的保罗，实际上只是比保罗晚生50年而已。<sup>⑤</sup>当然，李氏对大小乘的理解并非仅限于此，他对这两种教派的形式展开过非常具体的论述，以

<sup>①</sup> Timothy Richard, *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 (Edinburgh: T. & T. Clark, 38 George Street, 1910), 25.

<sup>②</sup> 一种带有阿弥陀佛和净土教义的宗教。

<sup>③</sup> Timothy Richard, *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 25.

<sup>④</sup> Ibid.

<sup>⑤</sup> Ibid.

下详细讨论。

李提摩太眼里，大乘是一种新的、高级的、改革后的宗教，小乘是旧的、原始的宗教。在1901年的上海传教大会上，李氏宣读《凭几人之力如何皈依百万人》（How a Few Men May Make a Million Converts）一文，此文详细指出他对大小乘的认识，他认为小乘有以下四个特点：其一，不提倡婚姻；其二，认为世间险恶，倾向于避世，不过问国家政事，不关心教育事业；其三，取消种姓制，提倡人人平等；其四，以善行来取代对神的崇拜，善行的多少决定轮回的程度；用证菩提取代摩奴的宗教与社会律法。<sup>①</sup> 而大乘（改革后的佛教）却在思想上有所进步：其一，强调忏悔而非严格的业力说；其二，接受上帝的启示所做的善行胜过了无信仰的善行，自救与他救远超仅有的自救；其三，通过神的赐予可免除轮回；其四，强调避世，因此独身不婚的方式依旧存在。<sup>②</sup> 而在《新佛教》（New Buddhism）一文中，李氏直接把小乘与大乘做了一个更简明的比较：

旧佛教是无神论；新佛教是有神论。旧佛教相信通过自身努力（业）（Karma）来达到救赎；新佛教相信救赎还要通过上帝的帮忙。旧佛教相信从现实的邪恶世界隐退。新佛教则相信生活在当前世界，将解救他人作为最高美德。旧佛教相信人在解脱前必须经历无尽轮回（transmigration）；新佛教相信人无需任何轮回即可于一念之间升天。<sup>③</sup>

再看其1907年的《基督教在亚洲的使命》（Christian Missions in

---

<sup>①</sup> Timothy Richard, "How a Few Men May Make a Million Converts," *Chinese Recorder* 32, no. 6(1901): 269.

<sup>②</sup> Ibid.

<sup>③</sup> Timothy Richard, "New Buddhism," in *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 Being Biographies and Articles*, Vol.2, 296.

Asia) 一文中, 李氏甚至直接指出大乘佛教最具特色的四方面, 即相信有拯救能力的上帝; 信仰上帝胜过做所有的善事; 相信无需轮回, 一念之间即可升天; 相信努力解救他人的必要性。<sup>①</sup> 只要稍加对比以上所提三篇文章中李氏对大小乘的理解就很容易发现, 在李氏眼里大乘与小乘的主要区别在于他救与自救, 大乘佛教强调他救, 这里的“他”指上帝<sup>②</sup>; 此外, 大乘更侧重立即成佛的可能性, 即, 无需经历无限轮回。这番对比之后, 李氏进一步强调, 新佛教强调对世界所有至高本源的思考, 而这种至高本源就是上帝无处不在与超越的性质。<sup>③</sup> 而想要达到完美与幸福就要不断学习与遵循至高本源的律法。<sup>④</sup> 李氏这里实则说明大乘佛教所强调的其实和信仰上帝已没有区别, 因为世界的自然规律就是上帝创造的, 而这样完美的规律就是上帝本身, 因为上帝是完美的, 因此这些规律也是完美的, 人类想要获得终极救赎就要学习与尊重这些规律, 即这一至高本源的律法。所以, 李氏研究中国佛教, 所看重的是大乘佛教, 因为正是在大乘佛教里李氏看到了基督教的教义。李氏认为, 大乘佛教在以下四个方面采用了基督教的教义:

有一种永恒思想掌握着整个宇宙, 这种思想不是释迦牟尼佛, 而是各种佛的至高本源; 人类凭借己力所积累的善行与在永恒之佛指导下所积累的善行无可比拟; 隐退世间只关注自己的救赎与居于世间努力拯救他人无可比拟, 这种拯救他人在中国被称为菩萨; 在无限的轮回中努

<sup>①</sup> Timothy Richard, "Christian Missions in Asia," 168.

<sup>②</sup> 李氏认为小乘佛教是无神论, 而大乘佛教和基督教一样都敬拜唯一真神, 上帝。依靠上帝的帮助(即, 他救)才能得到救赎。"Primitive Buddhism worships no god, and trusts to unaided human strength in successive re-births to attain salvation; Higher Buddhism, like Christianity, worships God and trusts Him for help in salvation, without any re-births." 参见 Timothy Richard, *An Epistle to All Buddhists*, 5。

<sup>③</sup> Timothy Richard, "New Buddhism," 296.

<sup>④</sup> Ibid.

力提高自己还不如给自己留下忏悔的空间，依靠至高永恒之佛的帮助，心生信仰，才达到完美并进入天堂。<sup>①</sup>

上引文有下几点需要注意：其一，这里讲的永恒之意（Eternal Mind/Source）和前面提到的至高本源（Supreme Source）无异，即指上帝，而在佛教里被称为佛（Buddhas）。李氏认为，这种永恒之意（Eternal Mind）很显然是在佛（Buddhas）之上的，且更不可能是指释迦牟尼。其二，人类仅凭一己之善行显然不及在永恒之佛（Eternal Buddha）指导下的善行，这是在暗示上帝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其三，大乘里的“他救”概念也可在基督教中找到，而想要摆脱轮回人类需要忏悔，同时需要凭借永恒至高佛（Eternal Supreme Buddha）之力才能达到完美，进入永生的天堂。李氏进一步指出，大乘教义之价值到现在依然不为人知，因为里面被杂糅了很多婆罗门与其它派别思想。<sup>②</sup> 即是说，大乘佛教里其实还含有小乘的一些古老不成熟的教义，因此他呼吁：

……我们有特权指出高级佛教的高级之处，它是披着佛教外衣的基督教。它比过时的原始佛教更高级，因为后者仍然对宇宙的掌管者区别男性与女性这一举措提出质疑，这种质疑一旦被解除，那么我们这一代生命将灭绝消失。原始佛教在这最基本的人类法则方面是不合理的。<sup>③</sup>

---

<sup>①</sup> Timothy Richard, "Religious Intercourse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in *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 Being Biographies and Articles*, Vol.2, 196.

<sup>②</sup> Ibid., 197.

<sup>③</sup> Timothy Richard, "Higher Buddhism,"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Jul 1 (1911): 419.

从他的呼吁里我们不难看出，要剔除大乘（这个穿着佛教外衣的基督教）教义的糟粕只能靠基督传教士。小乘的思想守旧，而只有大乘才是一个探索宇宙规律的宗教。也正因如此，当前所有基督教传教士的努力并非白费力气，因为他们有职责把大乘无用的教义通过传递基督教教义加以剔除，就像用风扇把麦子里无用的稻草去除一样。<sup>①</sup>

既然李氏从基督教里找到了很多大乘教义，那么是否意味着基督教先于大乘而存在，易言之，大乘是否源于基督教？其实，李氏并未明确表明耶佛两教谁源于谁，虽然他有指出佛教里的某些教义能在基督教里找到，或佛教采用了基督教的某些教义，但李氏只是从基督教的立场来表述的。他甚至认为，基督教与佛教之间没有谁借用谁的教义，而是来自一个共用的文化中心，即公元前747-529年的巴比伦文化。<sup>②</sup> 因此，耶佛两教义不可能敌对，不可能相互抵消或毁灭对方，而是互补与成全。<sup>③</sup> 实质上，基督教与佛教谁源于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两者都是来自上帝所启示的真理。<sup>④</sup> 然而这里要进一步问，两者共同的真理具体指什么？是否只是上文所讨论的他救与自救？本文认为，李氏眼里大乘与小乘的区别绝非仅仅是他救与自救之别，因为他在大小乘里面看到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而这将是两宗教融合最核心的部分。

#### 四、耶佛两教的“三位一体”

根据李氏的观察，犹太教从一神论发展到了基督教的三位一

<sup>①</sup> Timothy Richard, "Higher Buddhism," 419.

<sup>②</sup> Timothy Richard, *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 49; 另外，李氏认为巴比伦文化中的犹太先知们写下了关于即将到来的“上帝国”的设想。后来，巴比伦与西印度、波斯、朱迪亚、埃及和希腊均有往来，真理就此传遍东方与西方，且在各国不同的环境中得以变化。

<sup>③</sup> Ibid.

<sup>④</sup> Timothy Richard, "New Buddhism," 294.

体论，而佛教却经历了从无神论到有神论，再从有神论到三位一体的一神论的过程。他认为，佛教里也有“三位一体”，并称其为“Buddhist Trinities”，其中可分为两套系统：第一套主张通过个人之力达到救赎，属于小乘佛教之范围，李氏称之为“释迦牟尼三位一体”（Sakyamuni Trinity）；第二套通过他人的超人之力达到救赎，属于大乘佛教之范围，李氏称之为“阿弥陀佛三位一体”（Amitabha Trinity），为便于分析，笔者根据李氏的理解，作出以下这两套系统图。先看第一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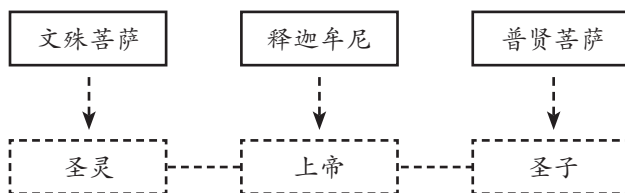


图1：释迦牟尼三位一体系统

在这一系统里，中间是释迦牟尼，普贤菩萨居于其右，文殊菩萨居于其左。根据李氏的理解，释迦牟尼是一位印度太子，他和印度的摩尼、中国的孔子、孟子与老子等圣人享有同等地位。<sup>①</sup> 为从轮回的痛苦中觅得救赎，释迦放弃太子之位选择出家，而这种救赎是通过个人的努力，无需外界帮助。因此李氏认为释迦所宣讲的教义属于小乘，且这种教理所持续的时间很短。<sup>②</sup> 到了基督教时代，释迦作为凡人的特点已完全消失，他被当作上帝来崇拜。<sup>③</sup> 李氏还指出，普贤菩萨象征“善美”，而文殊菩萨则象征“智慧”。<sup>④</sup> 这里显然是把耶稣

<sup>①</sup> Timothy Richard, *An Epistle to All Buddhists*, 9.

<sup>②</sup> Timothy Richard, *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 13.

<sup>③</sup> Ibid.

<sup>④</sup> Ibid.

的“善”与圣灵的“智”分别安插在了两位菩萨上。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李氏对小乘佛教不看好，但已潜意识将其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概念相比附。易言之，在小乘里释迦已被当作上帝来崇拜，只是崇拜者脑海里可能并没有“上帝”这个概念而已。

再看第二套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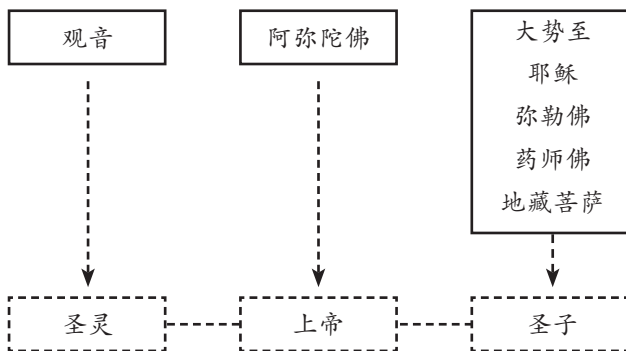


图2：阿弥陀佛三位一体系统

在这一系统里，阿弥陀佛居中，大势至菩萨居于其右，观音居于其左。一方面，李氏根据《启示录》，认为天堂是一个神圣之地，天堂的一切都是明净的，且无需日月的照明，因为上帝本就是不熄之光。<sup>①</sup> 同样，阿弥陀佛所居之处是幸福与美妙之地，是一片净土。<sup>②</sup> 阿弥陀佛在李氏眼里也具有无限的光和无限的生命，不生不灭，无始无终。<sup>③</sup> 李氏这样对比与解释无非是试图证明大乘里的阿弥陀佛其实就

<sup>①</sup> Timothy Richard, *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 13; 同时参看《启示录》里的相关描述：And the city hath no need of the sun, neither of the moon, to shine upon it: for the glory of God did lighten it, and the lamp thereof is the Lamb. And the nations shall walk amidst the light thereof: and the kings of the earth bring their glory into it. And the gates thereof shall in no wise be shut by day (for there shall be no night there) (Rev. 21:23-25).

<sup>②</sup> Timothy Richard, *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 13.

<sup>③</sup> Ibid., 13-14.

是上帝的别称：“阿弥陀佛”是波斯人用来表示上帝时的词语，因为安世高等最早一批教徒是波斯人，他们都用“阿弥陀佛”而不用“上帝”作指称，所以用法一直延续至今。<sup>①</sup>另一方面，李氏认为，《启示录》里的耶稣有权决定人类生死：人类无法关闭上帝打开的生存之门，也无法打开上帝所关闭的死亡之门。<sup>②</sup>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他之前来过、现在也在、将来也会降临世间，他拥有天地赐予的所有权。<sup>③</sup>同样，为证明大乘佛教对大势至菩萨有类似的描述，他引用了《南条目录》第203条第35章（xxxvi）里的《大阿弥陀经》：

God has two supreme heavenly beings as counsellors. The name of One is Kwanyin, and the name of the Other is Ta Shih Chih (the Great Mighty One), who always sit on each side of Him. God took counsel with them abou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ffairs of the universe, and desired that they should separate from Him and go and become incarnate (fen shin, which is the very expression many missionaries use in describing the Three Persons of the Trinity) in one of the worlds and help Him to save it, without losing their original unity and state.<sup>④</sup>

以下把此经的相应片段也摘录作比较：

佛言。阿弥陀佛。与其刹中诸菩萨声闻。顶中光明各有大小。诸声闻顶中光明各照七丈。诸菩萨顶中光明各照千亿万里。有二菩萨尊为第一。其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

---

<sup>①</sup> Timothy Richard, *An Epistle to All Buddhists*, 9. 波斯人用“阿弥陀佛”指称“上帝”这一论断，李氏可能参考了此书：Alice Getty, *Gods of Northern Buddhism: Their History, Iconography and Progressive Evolution Through the Northern Buddhist Countries*, trans. J. Denik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4)。

<sup>②</sup> Timothy Richard, *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 14.

<sup>③</sup> Ibid.

<sup>④</sup> Ibid.



至。常在佛侧坐侍政论。佛与二菩萨对议十方世界未来现在之事。佛欲使二菩萨往他方佛所。神足而往驶疾如佛。分身生此世界助佛扬化。于彼刹中不失现在。<sup>①</sup>

我们看到，李氏所写的英文几乎是经文的翻译版。这里还需要注意李氏对“佛”的理解。李氏认为，“佛”由“非”（注：即弗）与“人”构成，即，佛并不是人而是神。<sup>②</sup>他还进一步指出，当《新约》被翻译成蒙古语时，“佛”这个字其实就表示“上帝”（God）。因此，若将“佛”英译成Buddha是错的，因为Buddha是印度的圣人，不是神。<sup>③</sup>所以，在李氏眼里《大阿弥陀经》里所提到的“佛”自然就是God。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李氏看来“佛”身边的两位菩萨和耶稣与圣灵有又何关系？

先来看大势至。首先，李氏找来《无量义经》里对大势至的相关描述：大势至菩萨能解除人类由于罪孽而经受的生死轮回，没有罪人类即可直接进入天堂之净土，享受永生。<sup>④</sup>其次，李氏回忆自己在寺庙曾看到弥勒佛<sup>⑤</sup>代替大势至坐在了阿弥陀佛的右边，这似乎是在说明大势至与弥勒佛是同一尊佛。<sup>⑥</sup>而我们知道，耶稣受死时就已为人类带走罪恶，李氏这里明显将耶稣、大势至与弥勒佛等同起来，特别是弥勒佛，还被李氏称为“佛教徒里的弥撒”。因此，他在1916年的《释家书》中总结说：“大势至其实就是基督教里的耶稣，其它的比

<sup>①</sup> 《佛说大阿弥陀经》，载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2册，编号0364，段落编号0336a05，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出版，1988年，[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364\\_002](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364_002)。[See *Taishō Tripitaka*, T12, No.364, 0336a05, ed. 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CBETA) (Tokyo: Daizo Shuppansha, 1988),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364\\_002](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364_002).]

<sup>②</sup> Timothy Richard, *An Epistle to All Buddhists*, 8.

<sup>③</sup> Ibid.

<sup>④</sup> Timothy Richard, *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 14-15.

<sup>⑤</sup> 李氏将其描述成Buddhist Messiah。

<sup>⑥</sup> Timothy Richard, *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 14-15.

如说药师佛，弥勒佛和地藏菩萨（保佑并从地狱中拯救子民）也都是耶稣的另一种称谓。”<sup>①</sup>

再来看圣灵。同样，李氏引用了《圣经》片段，以下是他1916年的表述：

圣灵会帮助我们摆脱苦难，因为我们不知道该祷告些什么；圣灵会代替我们祷告。<sup>②</sup>

而1910年的表述为：“我们饱受无法言说的痛苦，圣灵会代替我们祷告，帮助我们摆脱这些痛苦。”<sup>③</sup>两种表述其实已经传递出了圣灵的特点：在人类的灾难面前有求必应，救苦救难。接着，李氏引出了大乘佛教里的观音形象：

翻开新佛教的经典，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从上到下的社会各个阶层，男女老少都被这种慈悲之心感动，他们受到鼓舞，全心全力去拯救他人。这位鼓舞他们的最高最神圣理念在中国被称为Kwanyin（观音），而在日本则是Kwannon（观音）。这种表达意为俯视并怜悯着人类的苦难，鼓舞他们拯救他人。<sup>④</sup>

我们看到，李氏眼里的观音也是救苦救难的，她怜悯世人，为他们说出内心无法言说之苦。因此，李氏最后总结说，佛教里的三宝，即，佛、法、僧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是一致的：佛是绝对的至高的

---

<sup>①</sup> Timothy Richard, *An Epistle to All Buddhists*, 10.

<sup>②</sup> Ibid., 11; 相应的《圣经》原文为：And in like manner the Spirit also helpeth our infirmity: for we know not how to pray as we ought; but the Spirit himself maketh intercession for us with groanings which cannot be uttered (Rom.8:26)。

<sup>③</sup> Timothy Richard, *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 14-15.

<sup>④</sup> Ibid.

上帝，法是宇宙间永恒之法，僧即是将这些法加以实践的教徒。<sup>①</sup>到此，我们不难明白李氏何以如此重视大乘佛教的研究：正是在大乘佛教里，他找到了自己神学思想的归属与慰藉，这种“宾至如归”之感正是他展开相关典籍翻译的基础，而在这之上正好能实现耶佛两教的融合，从而实现“上帝国”的建立。

## 五、结语

当代天主教神学家汉斯·昆（Hans Küng）曾指出：“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不会有国家间的和平；没有宗教间的对话，就不会有宗教间的和平；没有对多种宗教的基本研究，就不会有宗教间的对话。”<sup>②</sup> 本文研究即是从多宗教角度，以李提摩太的视角深入探讨作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何以研究佛教以及他所理解的佛教是何面貌。本文的讨论表明，李氏实际上一心想实现宗教联合的抱负，最后在地球上建立“上帝国”，因佛教对中国人的影响很大且更容易构建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因此他将佛教视为与基督教联合的典范。不过，他的联合观并不能摆脱基督教至上之倾向，尽管这种联合的出发点是对佛教的宽容，但这种宽容是以基督教来清扫他所认为的“佛教中的糟粕”为代价的。他以自身的神学思想来代表上帝对佛教作出了回应，因此，他所谓的基督教与佛教之联合已经出现了文化上的错位。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李氏理解佛教的偏差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早在晚清之时，耶佛两教并非完全不可调和，世界宗教文化之间究竟如何才能更好地交流也有待各教派人士努力探索。本文认为，宗教间的对话若能从对方的角度去思考本教的思想（而非总是从自身的宗教理念出发），也

<sup>①</sup> Timothy Richard, *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 14-15.

<sup>②</sup> Hans Küng, “Foreword: On Buddhist-Christian Dialogue,” in *Christianity and Buddhism: A Multi-Cultural History of Their Dialogue*, eds. Whalen Lai and Michael von Bruck (New York: Orbis Books, 2001), ix.

许能促进本教血液的更新。虽有学者指出李提摩太的宗教抱负是一“曲高和寡、后继乏人”的行为<sup>①</sup>，但是这种抱负若能为我们当今宗教间的交流提供思考，那就不是没有意义的。

---

<sup>①</sup> 赖品超：《基督宗教与文化全球化：从近现代中国的耶佛相遇看》，载《基督宗教研究》（第十二辑），卓新平主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389页。[LAI Panchiu, “Jidu zong jiao yu wen hua quan qiu hua: cong jin xian dai Zhongguo de ye fo xiang yu kan,” in *Study of Christianity*, Vol. 12, ed. ZHUO Xiping (Beijing: China Religious Culture Publisher, 2009), 389.]

##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Drane, John. *Introducing the New Testament* (Third Edi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0.
- Küng, Hans. "Foreword: On Buddhist-Christian Dialogue." In *Christianity and Buddhism: A Multi-Cultural History of Their Dialogue*. Edited by Whalen Lai and Michael von Bruck, i-ix. New York: Orbis Books, 2001.
- Richard, Timothy.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in China." *Chinese Recorder*, no. XXI (1890): 49-64.
- \_\_\_\_\_. "An Interview with the REV. Timothy Richard."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Feb 26 (1897): 362.
- \_\_\_\_\_. "How a Few Men May Make a Million Converts." *Chinese Recorder*, no. XXXII (1901): 267-280.
- \_\_\_\_\_. "Autobiography of the Author." In *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 Being Biographies and Articles*, Vol.2, 79-109.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07.
- \_\_\_\_\_. "Christian Missions in Asia." In *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 Being Biographies and Articles*, Vol.2, 166-186.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07.
- \_\_\_\_\_. "New Buddhism." In *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 Being Biographies and Articles*, Vol.2, 291-296.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07.
- \_\_\_\_\_. "Wanted: Good Samaritans for China." In *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 Being Biographies and Articles*, Vol.2, 28-59.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07.
- \_\_\_\_\_. *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 Edinburgh: T. & T. Clark, 38 George Street, 1910.
- \_\_\_\_\_. "Higher Buddhism."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Jul 1 (1911): 419.
- \_\_\_\_\_. "Some Aspects of Buddhist Art: Lecture by DR. Timothy Richard."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Nov 7 (1914): 425.

\_\_\_\_\_. *An Epistle to All Buddhists*.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6.

### 中文文献 [Works in Chinese]

- 班柏：《晚清以降的中国佛典英译高潮》，《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2期，第273-281页。[BAN Bai. "On the boom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Originated in Late Qing Dynasty." *Foreign Language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2(2014): 273-281.]
- 赖品超：《基督宗教与文化全球化：从近现代中国的耶佛相遇看》，载《基督宗教研究》（第十二辑），卓新平主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378-395页。[LAI Panchiu. "Jidu zong jiao yu wen hua quan qiu hua: cong jin xian dai Zhongguo de ye fo xiang yu kan." In *Study of Christianity*, Vol. 12. Edited by ZHUO Xinpin, 378-395. Beijing: China Religious Culture Publisher, 2009.]
- 赖品超：《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回应：从后殖民对东方学的批判着眼》，《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30-39页。[LAI Panchiu. "Timothy Richard's Response to Mahayana Buddh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ostcolonial Critique of Orientalism."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2 (2010): 30-39.]
- 李智浩：《对李提摩太宗教观的梳理——略论其对宗教对话的启迪》，载《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第一届国际年青学者研讨会论文集》，吴梓明、吴小新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3年，第273-300页。[LEE Chi Ho. "Dui li ti mo tai zong jiao guan de shu li: lue lun qi dui zong jiao dui hua de qi di." In *Jidu jiao yu Zhongguo she hui wen hua: di yi jie guo ji nian qing xue zhe yan tao hui lun wen ji*. Edited by WU Ziming and WU Xiaoxin, 273-300. Hong Kong: Centre for Religious and Chinese Social Studies, Chung Chi Colleg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 李智浩：《化敌为友——剖析李提摩太进行耶佛对话的原因》，《山道期刊》，2003年第12期，第25-29页。[LEE Chi Ho. "Hua di wei you: pou xi li ti mo tai jin xing ye fo dui hua de yuan yin." *Shandao Journal*, no.12 (2003): 25-29.]
- 李智浩：《基督教与佛教在中国的相遇——李提摩太个案研究》，香港中文

- 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LEE Chi Ho. "Encounter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Buddhism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Master thesi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 李智浩：《中国耶佛对话的再思——李提摩太以耶释佛的个案》，《辅仁宗教研究》，2005年第11期，第33-36页。[LEE Chi Ho. "Zhongguo ye fo dui hua de zai si: li ti mo tai yi ye shi fo de ge an." *Furen Religious Studies*, no.11 (2005): 33-36.]
- 李新德：《李提摩太与佛教典籍英译》，《世界宗教文化》，2006年第1期，第13-15页。[LI Xinde. "Timothy Richard and Buddhist Canons." *The Religious Cultures in the World*, no.1 (2006): 13-15.]
- 李新德：《“亚洲的福音书”——晚清新教传教士汉语佛教经典英译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4期，第50-60页。[LI Xinde. "The Gospel in Asia: Chinese Buddhist Classics Translated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Late Qing Dynasty."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no.4 (2009): 50-60.]
- 李提摩太：《东西大教溯源篇》，《万国公报》，1902年第164期，第163-168页。[Richard, Timothy. "Dong xi da jiao su yuan pian." *Wan Kwoh Kung Pao*, no.164 (1902): 163-168.]
- 杨靖：《译经背后的真相——李提摩太英译〈妙法莲华经〉探微》，《外语与外语教学》，2018年第4期，第109-121页。[YANG Jing. "Truths in Sutra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Timothy Richa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iao fa lian hua jing*."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4 (2018): 109-121.]